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著述類

**列聖欽定諸書目錄** 列聖萬幾之暇，博覽經史，爰命儒臣選擇簡編，親為裁定，頒行儒官，以為士子模範。臚列其目於左。

經部，則《易經通注》四卷，《日講易經解義》□八卷，《御纂周易折中》二□二卷，《御纂周易述義》□卷，《日講書經解義》□三卷，《欽定書經傳說彙纂》二□四卷，《欽定詩經傳說彙纂》二□卷，《御纂詩義折中》二□卷，《欽定周官義疏》四□八卷，《欽定儀禮義疏》四□八卷，《欽定禮記義疏》八□二卷，《日講禮記解義》二□卷，《日講春秋解義》六□四卷，《欽定春秋傳說彙纂》三□八卷，《御纂春秋直解》□六卷，《御注孝經》一卷，《御纂孝經集注》一卷，《日講四書解義》二□六卷，《御纂律呂正義》五卷，《御纂律呂正義後編》一百二□卷，《御定康熙字典》四□二卷，《欽定西域同文志》二□四卷，《御定音韻闡微》□八卷，《欽定同文統韻》六卷，《欽定叶韻彙輯》五□八卷，《欽定音韻述微》一百有六卷。

史部，則《欽定明史》三百六□卷，《御批通鑑輯覽》一百二□卷，《御定通鑑綱目》三編四□卷，《開國方略》三□二卷，《御定三逆方略》，《親征平定朔漠方略》四□八卷，《平定金川方略》三□二卷，《平定準噶爾方略》前編五□四卷，正編八□五卷，續編三□三卷，《平定兩金川方略》一百五□二卷，《臨清犯略》□六卷，《石峰堡紀略》，《臺灣紀略》，《平定廓爾喀紀略》，《平苗紀略》，《平定三省教匪紀略》，《辛酉工賑紀略》，《太祖高皇帝聖訓》四卷，《太宗文皇帝聖訓》六卷，《世祖章皇帝聖訓》六卷，《聖祖仁皇帝聖訓》六□卷，《世宗憲皇帝聖訓》三□六卷，《高宗純皇帝聖訓》三百卷，《上諭內閣》一百五□九卷，《硃批論旨》三百六□卷，《欽定明臣奏議》二□卷，《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》□二卷，《欽定蒙古回部王公表傳》六□卷，《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》八□卷，《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》□二卷，《欽定月令輯要》二□四卷，《大清一統志》五百卷，《欽定熱河志》八□卷，《欽定日下舊聞考》一百三□卷，《欽定滿洲源流考》二□卷，《欽定皇輿西域圖志》五□二卷，《皇清職貢圖》九卷，《欽定盛京通志》一百卷，《詞林典故》八卷，《續詞林典故》，《欽定歷代職官表》，《欽定大清會典》一百卷，《新定大清會典》，《大清會典則例》一百八□卷，《新定大清會典則例》一百八□卷，《欽定續文獻通考》二百五□二卷，《欽定皇朝文獻通考》二百六□二卷，《欽定續通志》一百四□四卷，《欽定皇朝通志》一百卷，《欽定皇朝通典》二百卷，《幸魯盛典》四□卷，《萬壽盛典》一百二□卷，《欽定大清通禮》四□卷，《南巡盛典》一百二□卷，《皇朝禮器圖式》二□八卷，《國朝宮史》三□六卷，《續國朝宮史》□□卷，《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》六卷，《八旗通志》初集二百五□卷，《八旗通志》二集□□卷，《大清律例》四□七卷，《欽定天祿琳瑯》□卷，《御製詳鑑闡要》二□卷。

子部，則《御撰資政要覽》三卷，《後序》一卷，《聖諭廣訓》一卷，《庭訓格言》一卷，《御製人臣儆心錄》一卷，《御製日知薈要》一卷，《御定孝經衍義》一百卷，《御定內則衍義》□六卷，《御纂性理精義》□二卷，《御纂朱子全書》六□六卷，《御定執法成憲》八卷，《欽定授時通考》七□八卷，《欽定醫宗金鑑》九□卷，《御定曆象考成》四□二卷，《御定曆象考成》後編□卷，《御定儀象考成》三□二卷，《御製數理精蘊》五□三卷，《御定星曆考源》六卷，《欽定協紀辨方》三□六卷，《欽定佩文齋書畫譜》一百卷，《祕殿珠林》二□四卷，《石渠寶笈》四□四卷，《續石渠寶笈》□□卷，《錢錄》□六卷，《欽定西清古鑑》四□卷，《欽定西清硯譜》二□四卷，《御定古今圖書集成》五千二百卷，《欽定淵鑑類函》四百五□卷，《御定駢字類編》二百四□卷，《御定分類字錦》六□四卷，《御定子史精華》一百六□卷，《御定佩文韻府》四百四□二卷，《御定韻府拾遺》一百□二卷，《御注道德經》二卷。

集部，則《聖祖仁皇帝初集》四□卷，二集五□卷，三集五□卷，四集三□六卷，《世宗憲皇帝文集》三□卷，《高宗純皇帝樂善堂全集》三□卷，《御製文初集》三□卷，二集四□卷，餘集二卷，《御製詩初集》四□四卷，二集九□四卷，三集一百卷，四集一百二□卷，五集一百四□卷，餘集□□卷，《仁宗睿皇帝味餘書室集》□卷，《御製文初集》□□卷，《御製詩初集》□□卷，二集□□卷，《御定全唐文》五千卷，《御定古今淵鑑》六□四卷，《御定全唐詩》九百卷，《御定賦彙》一百四□卷，外集□□卷，補遺二□二卷，《御選四朝詩》二百九□二卷，《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》四百八□二卷，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》一百二□卷，《御定全金詩》七□四卷，《御選唐詩》三□二卷，《御選唐宋文醇》五□卷，《御選唐宋詩醇》四□七卷，《皇清文穎》一百二□四卷，《續皇清文穎》□□卷，《欽定四書文》四□一卷，《欽定歷代詩餘》一百二□卷，《御定詞譜》四□卷，《御定曲譜》□三卷。

### 牽綴姓氏於集中

查夏重、姜西溟、唐東江、湯西崖、宮恕堂、史篤欽在輦下為文酒之會，嘗謂吾輩將來人各有集，傳不傳未可知，惟彼此牽綴姓氏於集中，百年以後，一人傳而皆傳矣。

### 劉繼莊勸萬季野著書

鄆縣萬季野與大興劉繼莊同在徐健庵邸中，萬終夕危坐觀書，或瞑目靜坐，而劉好遊，日必出，或兼旬不返，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，萬亦以所讀書證之，語畢復出。故都人求見此二人者，得見萬為多，而劉以遊故罕所接。時萬與劉各以館脯所入，傭寫人鈔史館祕書，連覺接架。徐既去官，劉亦返吳，而萬為明史館所留。劉語之曰：「不如與我歸，共成所欲著之書。」萬諾之，然不果。劉返吳，不久而卒，其書星散。及萬卒於京，書亦無存矣。劉，名獻廷，籍順天而家蘇州。

### 圖書集成

《圖書集成》一書，相傳獨成於陳省齋之手。省齋，名夢雷。其實非省齋一人所成也。康熙壬寅□一月上諭，有「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，皇考寬仁免戮，發往關東。朕東巡時，以其平日稍知學問，帶回京師，交誠親王處行走。累年以來，招搖無忌，不法甚多，京師斷不可留。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，或有陳夢雷之門生，平日在外生事者，亦即指名陳奏。楊文有乃耿逆偽相，一時漏網，公然潛匿京師，著書立說。今雖已服冥刑，如有子弟在京者，亦即奏明驅遣，爾等毋得稍徇私隱蔽。陳夢雷處所存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一書，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，費數□年聖心，故能貫穿古今，彙合經史天文地理，皆有圖記，下至山川草木，百工製造，海西秘法靡不備具，洵為典籍之大觀。此書工猶未竣，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，令其編輯竣事。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，即加潤色增刪」等語。據此，則《圖書集成》之成帙，非省齋所能專其功，而省齋之跡弛亦可見矣。

### 劉南村不好著書

劉林青，字南村，雍正時之攸縣明經也。好讀書，於六經尤有心得；隨日筮記，每積寸許，輒燬之，存者無幾。嘗言古人戒好著書，不特悔其少作也，每教學者，令無忘斯語。

### 四庫全書

乾隆朝，御史王應綵、安徽學政朱筠先後疏請下詔求遺書，並言翰林院貯有《永樂大典》，內多古書，請開局校閱，具言搜輯之道其備。時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獨以為非為政之要，且四處搜訪，徒滋騷擾，欲議寢之。而協揆于敏中獨善其議，固爭之，卒用應綵等說上之。癸巳，四庫全書館開，而私家著述一經疆臣輦送至京，廷臣檢閱，指出一二近似謗訕之語，於是生者陷大辟，死者戮尸，雖妻子亦從而坐死矣。館開□三年而書成，共存書三千四百六□種，計七萬五千八百五□有四卷，除頒賞內外臣工外，餘悉存於翰林院。及光緒庚子拳亂，院被焚，弘編鉅冊遂無片紙之留矣。凡所纂輯，得之《永樂大典》中者五百餘部，合各省遺籍殆有萬餘種，皆世所不傳者，次第刊布，別藏其副於翰林院，依全書目次四部，編排標籤，以清祕堂辦事翰林司其籍。翰林及大臣有欲觀者，許其請閱，亦可攜紙就鈔，惟不能私攜出院耳。

## 四庫全書提要

獻縣紀文達公昀總纂《四庫全書》，一切體例皆其手定，每進一書，倣劉向、曾鞏例作提要以冠之簡首，高宗輒覽而善之。評隲精審，識力在王仲寶、阮孝緒上。自言一生精力，全萃此書，洵古今大著作也。時陸耳山副憲與文達同主其事，耳山博聞彊記，資稟絕人，由中書入直軍機，曾奉敕編《通鑑輯覽》者也。

### 張阮林以著作為己任

張阮林，名聰咸，桐城人，文端公英之五世孫也。高祖為工部右侍郎廷瑒，祖為貴西兵備道曾敷，皆以甲科貴。父元位，亦以副貢官巴州州判。阮林幼穎悟，為祖父所鍾愛。家故世族，又自矜貴，未冠能文，有才氣，睥睨同輩。年十九，游於從祖某園之門，見里人姚石甫觀察瑩，與語，大驚，悔其所作，盡焚之，曰：「世固有不朽之學，此不可差耶？」由是博極群書，遂以著作為己任。

### 王船山有遺書

衡陽王船山著書數百種，臨歿時，囑其子孫曰：「吾所著，非二百年後不能大行。」子孫守其遺訓，不以示人。當乾隆癸巳開四庫館時，湖南巡撫某至其家求書，僅得經學書數種。至道光末，鄧湘臯求船山遺書，船山之裔以為符二百年之說也，乃出稿付刊。船山，名夫之。

### 曹叔彥著述滿家

吳縣曹叔彥檢討元弼，盛歲成名，著述滿家。然雙目短視，咫尺不辨，吐屬宏深，語成文采，於故書雅訓，百不失一。

### 張菊生輯涉園叢刻

《涉園叢刻》者，海鹽張菊生副大臣元濟於宣統辛亥六月，以其先世著述已梓而板亡及家藏未刻者，活版印行，凡八種。曰《入告編》，其九世祖螺浮給諫惟赤之諫草也。其賦詠為《退思軒詩集》。曰《賦閣樓詩集》者，螺浮之子稿亭主政賸著，曰《賓谷詩選》者，螺浮之孫葭士郎中芳涓著。曰《捫腹齋詩鈔》，《捫腹齋詩餘》者，皆螺浮曾孫青在明經宗松著。曰《藕村詞存》者，螺浮曾孫詠川上舍宗櫛著。附以《涉園題詠》，則螺浮曾孫選巖上舍鶴徵所輯也。張氏食德承家，澤躬爾雅，各能以文采自擻，不墜名家疑聞。施及菊生，蓋九世矣。其持梓者，曰《帶經堂詩話》，螺浮曾孫吟廬上舍宗栢著。曰《詞林紀事》，詠川上舍著。曰《初白庵詩評》螺浮曾孫芷齋明經載華輯。曰《竺岳詩存》，則賜采著。凡四種。

### 趙撫叔輯鶴齋叢書

會稽趙撫叔大令之謙善刻畫，文詞雅飭，有《悲庵居士》文存。又嘗輯刻《鶴齋叢書》。鶴齋者，具言之，則為仰視千七百幾。蓋以鶴喻縣令，我國都凡一千七百幾。幾縣，其時趙候缺，尚未真除，故云然也。

### 史臣文筆之詳慎

《明史》三百三十六卷，乾隆丙午七月二五日書成，凡本紀二十四卷，志七十五卷，表一十三卷，列傳二百二十二卷，目錄四卷。康熙己未，用博學宏詞諸臣為分纂，以葉方霽、張玉書等為總裁，繼又以湯斌、徐乾學、王鴻緒、陳廷敬、張英為之。諸纂修官皆博學能文，論古有識。玉書總志，廷敬總本紀，鴻緒總列傳。至甲午，鴻緒傳稿成，表上之，而本紀、志、表尚未就，鴻緒又加以纂輯。雍正癸卯，始再表上。世宗乃命張廷玉為總裁，即就鴻緒本，令詞臣再加訂正。及書成，蓋已六十年矣。古來修史，未有如是之從事慎而為日久者。所以編纂得當，詳簡合宜，行文爾雅，超出於遼、宋、元三史之上，而可以繼歐陽之《五代》也。

### 萬季野手定明史稿

有明以來，談道統者揚己陵人，卒釀門戶之禍。萬季野日擊其弊，著《儒林宗派》六卷，凡漢後、唐前傳經之儒，一一具列，除排擠之私以消朋黨，持論獨為平允。季野少不馴，其父閉之空室中，竊視插架有明史料數冊及經學諸書，盡讀之。既出，其伯兄出經義試之，俄頃成千言。伯兄大驚，以告其父。其父曰：「幾失吾子！」是日始為之新衣履，送入塾。康熙己未，開局修《明史》，徐元文延之往，則以布衣參史局，不署銜，不受俸為請，許之。遂手定《明史稿》五百卷。時季野老矣，兩目盡廢，而胸羅全史，信口衍說，貫串成章。時錢亮工尚未達，為徐門下士，才思捷敏，晝則徵逐朋酒，夕則管接津要，夜半始歸靜室中。季野踞高足床上坐，亮工就炕几前執筆，隨問隨答，如瓶瀉水。亮工據紙疾書，筆不停輟，行並下，略無罅漏。史稿之成，雖經數人，而季野、亮工實尸之。

### 李天生改王鴻緒明史稿

富平李因篤，字天生，性行忼爽，一秉秦中雄直之氣。生平與李二曲交最密。天生宗朱子，二曲講良知，各尊所聞，不為同異。康熙己未，以博學宏詞及第，授檢討，與修《明史》，精熟明代事蹟，史館無者。授職數月，乞歸養母。後王鴻緒史稿成，欲令正之。時老病在牀，令二人捧稿朗誦，呼曰改，即加竄易，半載而畢。鴻緒，華亭人，文恭公頊齡之次弟也，官至戶部尚書，有《橫雲山人集》。

### 史疑之審訂

歷代稱史學者，亦惟評隲舊聞，抨彈往跡，甫繙史略，即可成文，昔人所以有玩物喪志之譏，又有讀史令人心粗之慨也。至於本朝諸儒，皆實事求是，有疑必審，有誤必訂，而非前人所可及。如錢大昕之《廿二史考異》，王鳴盛之《十七史商榷》，趙翼之《廿二史劄記》，張增之《讀史舉正》，洪頤暄之《諸史考異》，皆通校全史者也。梁玉繩之《史記志疑》，錢大昭之《兩漢書辨疑》，沈欽韓之《兩漢書疏證》，梁章鉅之《三國志旁證》，趙紹祖之《新舊唐書互證》，施國祁之《金史詳校》，皆專考一史者也。披卻導窾，莫不精深確當，讀史者宜奉為指南矣。

### 王士禛擬改正史體

新城王士禛，文簡公士禛之兄弟行也。嘗病二史冗駁乘外，《三國志》並列為非，謂宜廢陳氏而用謝承《季漢書》，倣《晉書》例，列魏、吳為世家，去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魏、北齊、周七書，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，其宋、遼、金用柯維騏《宋史新編》，合之四史，既正史體，復省煩複。擬上書，不果。又謂坊本《子貢詩傳》、《申公詩說》並偽書，李維正序行《津逮祕書》收之，皆誤也。

### 趙甌北著廿二史劄記

趙翼撰《廿二史劄記》之初，自言不能研究經學，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，便於流覽，於是取為日課。有所得，輒記於別紙，有稗乘勝說與正史歧誤者，不敢遽記為得聞之奇。修史時此等記載，無不蒐入，史局棄而不取，必有難以徵信之處，今反據以駁正史，不免為有識者所譏。錢大昕聞而贊之，謂為論古特識。翼，字甌北，陽湖人。

### 朱昭芑於史多撰述

太倉朱昭芑茂才明鏞，以不得志於有司，發憤攻古學。每讀一書，輒手自勘讎，朱黃鈎貫，上自年經月緯，政因事革，下至方言物考，音義章句，無不通以訓故，參以稗家，攬摭補綴，穿窬疑，定紕繆，絲分縷析而後止。長身修偉，負意氣，好持論，恢奇多聞，上下千百年若指諸掌，聽者驚悚莫敢奪。於國事雖有論述，藏之篋，不示人。馬遷、班、范三史考覈未竟，魏、晉以降，貫穿詳洽，所著之《書史異同》、《新舊異同》二書先成，其餘日鈔月撮，曰《史典》，曰《史幾》，曰《史略》，曰《史風》，曰《史游》，曰《史嘉》，曰《史芸》，曰《史異》，曰《史最》，曰《史俳》，曰《史鑒》，曰《史祭》，曰《史糾》，凡有十三種。

### 史闕之增補

《史》、《漢》有表，而范書則無。班氏有《藝文志》，而范氏、陳氏、歐陽氏及遼、金、元三史皆缺。沈約《宋書》，紀、

志、傳三體悉仿舊史，獨闕刑法、食貨二志，亦乖史裁。三國、東晉、□六國疆域最為錯雜，而無志以別之，皆讀史者之所抱憾者也。自有錢大昭之《後漢書補表》及《補續漢書藝文志》，侯康之《補三國藝文志》，顧懷三之《補五代史藝文志》，倪燦之《補遼金元藝文志》，郝懿行之《補宋書刑法》、《食貨》二志，洪亮吉之補三國、東晉、□六國各《疆域志》，闡幽決滯，抱墜拾遺，生於數千百年以下，追及數千百年以上之事，恍如掌上螺紋，洵非淺見寡聞者所能道矣。

### 杭堇浦輯歷代藝文志

杭堇浦世駿曾輯歷代《藝文志》，歷數□載，成此鉅觀。其子貧甚，不能給朝夕，因以半部質於揚州馬氏玉玲瓏館，半部質於杭州孫氏壽松堂。在孫氏者，轉入徐印香舍人家，咸、同間，粵寇擾浙，遂不知流落何所。

### 惠定宇有後漢書訓纂

惠定宇嘗病於揚州，醫言欲餌參。定宇貧窘，不可得。時歙人汪對琴比部棣亦僑居邗上，雅重定宇品學，慨然購上品紫團參持贈，值千金。定宇病起，舉所撰《後漢書訓纂》初稿及繕本盡以貽之。比部不欲讓美，什襲珍護，屢思梓行，而絀於力。以同里陳氏喜藏書，因付以繕本，而自留原稿。後桐鄉馮氏所刻《後漢書補註》，即此本也。

### 舊五代史

世所流行之《舊五代史》，非薛居正纂輯之原書，蓋乾隆壬寅七月間，四庫館臣從《永樂大典》搜集而成者。據高宗御題，已云非薛史之舊，且復雜采《冊府元龜》《太平御覽》《通鑑考異》《五代會要》《契丹國志》《北夢瑣言》《東都事略》《五代春秋》《九國志》《□國春秋》及宋人說部諸書以附益之，其非薛史之舊可知矣。

### 劉鳳詒註五代史

劉侍郎鳳詒註《五代史》成，日嘔黑血如墨，未幾死。趙文恪公慎畛嘗見其手寫殘稿於會稽顧氏，凡六冊□二卷，稿用墨筆，塗註用丹黃筆，書為端楷，點畫皆遵《字典》。

### 錢大昕著元史續編

錢大昕幼聰敏，過目成誦，凡天文、地理、經史、小學、算法，學無不精，所著《經史答問》數卷，暢發鄭、賈之奧。又習蒙古語，故考覈金、元諸史及外藩諸地名，非他儒所及。成親王言其在上齋時，質莊士嘗獲元代蒙古碑版，體製異今書，人皆不識，倩章嘉國師譯漢文。會大昕過而見之，曰：「章嘉故博學，然其譯為漢文，字句有誤者。吾有收藏元時庫庫所譯漢文，可取而證之。」歸寓取原文，章嘉所誤處畢見。乃著《元史續編》，採擇精當。而小學諸書翻切極詳，惟講論字學，株守許氏《說文》，排斥別解，取擇頗偏窄耳。大昕，字辛楣，嘉定人。

### 馬苑斯著譯史

鄒平馬驢苑斯著《譯史》百六□卷，自開闢訖秦亡，事蹟略備。先著有《左傳事緯》□二卷，顧亭林見而亟稱之。時人號為「馬三代」。

### 章實齋為史學大宗

才、學、識三長，得一不易，而兼三尤難。唐劉知幾《史通》揚榷古今，褒貶傳記，為千古不刊之書。後之繼武者，當推會稽章學誠之《文史通義》。命名仿《史通》，而《史德》、《史釋》諸篇，且為《史通》所未及。《方志》之學，仿《春秋》、《樞杌》而成書。《校讎》之篇，非揚雄、劉向、鄭樵不能勝任。條分縷析，矩疊規重，多為前賢所未發，世所由推之為史學大宗也。學誠，字實齋。

### 章實齋得史裁

章實齋嘗修《永清縣志》，蘇州葉廷琯謂其思精體大，深得史裁。如職官、選舉有表，年經事緯，先後不紊。又有《士族表》，以澄流品而勸睦姻。輿地、水道有圖，開方計里，形勢瞭如。又有《建置圖》，但詳制度而略景物。至於《列女傳》，尤極匠心為之，但有一節可書，片言為則，無不描摹警效，刻畫儀容，欲忍飲冰茹蘗之貞，特改列名注略之陋。若夫闕訪有傳，防猥濫也，即以待參稽。前志有傳，明淵源也，即以維廢墜。其體裁皆足為後之修志家取法。各序因志例而推論史例，更有發前人所未發者。劉子玄《史通》一編，獨擅千古，實齋可謂繼聲矣。王亮生言其所修《和州志》，體例較此又變而極精善，蓋志家固有因地制宜之道，非可以一格拘也。

### 張孟劬著史微

錢塘張孟劬太守爾田竺於學，嘗撰《史微》一書，蓋為考鏡六藝諸子學術流別而作也。古今言六藝諸子者夥矣，非便詞巧說，破碎大道，即憑虛任臆，詆為異端。蓋自漢武帝廢黜百家，而先王官守之遺衰；自鄭康成混合今古文，而孔子垂世立教之微言絕。暖暖姝姝，抱一先生之言以迄於今，雖以乾、嘉諸大儒考訂校讎之勤，苦志盡情，頭童齒豁，尚不識六藝諸子為何物，真莊生所謂「大惑終身不解」者也。孟劬與其友孫益荈孝廉德謙同譚道廣平，即苦阮氏、王氏所彙刊之經解瑣屑鉅釘，無當宏旨，嗣得章實齋《通義》，服膺之，乃於周秦學術之流別，稍有所窺見。久之，讀太史公書，讀班孟堅書，無不迎刃而解，豁然貫通，一時之所創寤，殆若有天隔焉。爰悉取六藝諸子之存於世者理而董之，倣劉知幾《史通》例，分為內外篇，都□萬餘言。內篇為古人洗冤，為來學祛惑，本經立義，比次之學為多。外篇發明天人故，政教之原，越世高談，論斷之學為多。名曰《史微》者，以六藝皆古史，而諸子又史之流裔也。

### 高宗御製□全記

高宗自號□全老人，有《御製□全記》。□功者，平準噶爾為二，定回部為一，掃金川為二，靖臺灣為一，降緬甸、安南各一，降廓爾喀為二。其內地之三藩叛亂，謂為么麼小醜，不屑數也。

### 魏默深著聖武記

邵陽魏默深源之著《聖武記》也，龔定庵手書楹帖贈之，曰：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；綜一代典，成一家言。」

### 孫之駿輯二曲野錄

乾隆時禁燬之書，晚近稍稍出現。《二曲野錄》八卷，仁和孫之駿所輯也。詳載明洪武戊申至崇禎甲申之遺聞軼事，而於災祥妖異之作，尤娓娓言之，故辭甚複雜。其以甲子編年，又若寄陶淵明之旨趣焉。惜無序跋，不克詳其本末也。

### 陳湖輯荊駝逸史

今世所傳《嘉定屠城》、《揚州□日》等記，皆見之於《荊駝逸史》。此書自《三朝野紀》至《平臺紀略》，凡五□種，四□八冊，編輯者稱陳湖進士，蓋當日書禁例嚴，故深自隱匿其名姓。其序中詳述所由得之者，頗類怪誕。序云：「無夢園者，明宮詹陳文莊公之別墅也，其址在葑門東道橋之南。中有荷池數畝，饒有園亭之趣，竹石之佳，柳暗花明之勝，至足樂也。是時公嘗與周忠介、文文肅、姚文毅日相倡和於其間。園故為陳氏世居，家多藏書，所刻書籍碑板多繫以無夢園者，公故有《無夢園文集》行於世。聞諸故老傳云，書板多藏於茲園之四飛閣上。迨入清朝，卉木廢，湖石圯，頽垣零落，已成荒園矣，即書籍碑板亦散失不復存。王癸之交，予寓居於園之水閣，蔽廬數椽，足蔽風雨，晝耕夜誦，人事都絕。庭陰有枯松一株，雖枝幹蜿蜒，而蕭然無復生意，命人斲而去之。不數尺，下有石板，叩之鏗然有聲，啟視之，得銅櫃一具，不敢輕褻，疑其中有異物藏焉。再拜稽首而開之，無他，乃殘書一束耳。字跡潦草，復多漫漶。讀書之暇，挑鐙細閱，俱係故國遺聞，約有數□種。不忍散棄，爰錄而存之，用昭勸懲，以備正史所未逮，可與《天寶遺事》並垂不朽。哀帙既成，命之曰《荊駝逸史》，藏之巾箱，以俟世之鴻博君子採擇，庶不負予之一片苦心爾。」

### 王白田為紫陽功臣

寶應王白田，名懋竑，編輯《朱子年譜》，去取精審，於年月先後尤斷斷，少壯精力專注一書，世稱為紫陽功臣不誣也。白田性介澹，嘗謂友人曰：「老屋三間，破書萬卷，平生志願於斯足焉。」

### 舊鈔貳臣傳

乾隆末，高宗敕廷臣撰錄《貳臣傳》，其書甚祕，凡二□卷，首錄諭旨五道，卷一為甲乙表，卷二至卷二□為列傳。表分六等，以遇難殉節者入甲編上，著有勳績者入甲編中，著有勞績者入甲編下，無功績可紀者入乙編上，曾獲罪者入乙編中，首降流賊後投誠者入乙編下，各傳即視此以編次，蓋舊鈔國史館定本，異於湖南坊刻者也。坊刻並作□二卷，漏載諭旨暨甲乙表，各傳先後雜糅，無復甲乙次序。又如乙編上之馬光遠、左夢康、謝陞、金之後、房可壯、王永吉、王鐸、梁雲構，乙編中之馮詮、謝啟光，乙編下之衛周祚、龔鼎孳、劉昌、高爾儼、張端、孫可望，共□六人，乾隆王子奉特旨削諡，此本分繫各傳末，而坊刻亦均遺之。

### 王王秋著湘軍志

湖南王王秋檢討闡運著《湘軍志》，敘湘軍之緣起與瑣事，雖表揚功績，而劣跡曾不少諱，於曾文且有微詞，皆直筆也。湘軍將帥惡之，購其板，燬焉。乃群屬王定安別撰《湘軍記》，則皆諛頌之矣。

### 劉薊林欲作淮軍志

貴池劉薊林觀察合芳嘗謂淮軍非始於李文忠，其官登萊青兵備道時，為人述淮軍之原委，欲作淮志，未果而卒。

### 世宗有硃批諭旨

世宗勤於吏治，硃批諭旨，自雍正辛亥發刊至乾隆戊午歲事者，雖有三百卷之多，然雍正□三年中，無日不自握丹毫，疇咨庶政，故硃批諭旨甚多，所發刊者不過□之三四。其餘以事關軍國大計，當時未便發刊，均藏保和殿東西兩廡。

國朝史事，以康、雍、乾三朝為中堅。而雍正時之振刷，尤為一代特色，故世宗手批，實為史材中最要之物也。

### 朱東觀編明崇禎諸臣奏疏

朱東觀編《明崇禎時諸臣奏疏》一卷，高宗以為忠於所事，不足為罪，惟令改去「虜」「胡」「韃」等字。

### 國初諸曹章奏

光緒庚子，甘肅燉煌石室寫經初見於世之時，法人伯希和取古代寶物。是室湮沒於唐代，所藏皆唐以前物，學部令甘撫送京，遂由部設京師圖書館度藏之，復購置書籍以益其不足，並奏請酌撥內府書籍，於是內府書稍稍傳布，然多殘缺重複之物。中有諸曹章奏鈔本五冊，皆係順治甲申九月章奏也，而僅有吏、戶、禮三曹。計禮曹章奏分上下兩冊，其上冊首頁署纂修官編修朱之錫、檢討李中白。戶曹章奏一冊，署纂修官編修陳燦、李昌垣。吏曹章奏上下兩冊，首不署名，知為吏曹者，亦就文義定之耳。

### 何子貞著史漢地理合證

道、咸間，道州何子貞紹基以書名著於世，然其生平學問，專肆力《史》《漢》。罷官後，恆為各省大吏聘修通志，體例精嚴，撰述瞻洽。詩宗昌黎、東坡，有蒼莽橫逸之氣。所著有《史漢地理合證》《東洲草堂詩文集》《玄女室雜記》《春陵倦憶錄》。

### 宮史

內廷奉詔編纂《宮史》一書，不授劄削。其宮苑一門，備載宮中現行則例。首一門為聖訓，有聖祖御旨。

### 顧亭林有肇域志手藁

顧亭林《肇域志》手藁，德清許周生藏。咸豐庚申浙亂後，為揚州黃古蟠所得，於同治丁卯為黠賈巾去。黃先世多藏書，任子田侍御曾假□餘種至京師，有經周書昌、丁小雅勘定者，俱為黃之後人以賤價售之。

### 顧祖禹著方輿紀要

顧祖禹所著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，博聞宏辨，囊括古今，寧都魏叔子禧稱為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業。江夏劉湘燿者，嘗校顧書□餘年，愛其精博而微訾其縱橫，著《讀史方輿紀要訂》若干卷。禧弟子梁份嘗著《秦邊紀略》，有書無圖。湘燿得圖以校份書，宛合，乃知為份舊本。然與祖禹書頗齟齬，湘燿因合訂為《秦邊紀略異同攷》。份傳禧學，不仕，為西邊大師上客，其書僅存。湘燿受業於梅文鼎，以諸生終。

### 李堯棟言地理

李中丞堯棟，乾、嘉間賢大吏也。任館職時，鏘校精覈，為高宗所知。一日，代人撰《日下舊聞攷》表文，高宗亟稱善。嘗為《雲南山川地理圖》二卷、《夷人圖》二卷，圖後各系以說。又嘗初修《四川通志》，詳實不蕪。又嘗購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弟子，又於江寧建長干橋，繕莫愁湖，而誌以詩文，築補梅亭於湖南節署，以誌嗣美梁文定之名蹟。

### 楊守敬治舊地理

同、光以來，精目錄版本之學者，有桐城蕭穆、江陰繆荃孫。精金石攷證之學者，有義州李葆恂。而宜都楊守敬則兼之，地理之學，尤為獨擅。蓋守敬治舊地理，早著《歷代地理沿革圖》、《隋書地理志攷證》行世。晚成《禹貢本義》、《水經注要刪》、《水經注圖》、《晦明軒稿》。以為自來治《禹貢》者，若胡渭、徐文靖、程瑤田、焦循、成蓉鏡、丁晏諸家，於黑水、三危、九江、三江之類，往往強為牽合，莫得要歸。實則兩黑水、兩三危、兩九江、四三江、三沮水、兩洛水、兩漳水等，皆異地同名，並不相涉，必溝而通之，致南北混淆，古今雜糅矣。至若碑帖及宋、元版古書，攷訂題跋，景摹上石付梓者，不可勝數。所成有《叢書舉要》、《日本訪書錄》、《續補寰宇訪碑錄》、《寰宇貞石圖》、《留真譜錢錄》。守敬，字惺吾。

### 朱竹垞編日下舊聞

《日下舊聞》為朱竹垞所編，而于敏中綜其成。乾隆癸巳，高宗令福隆安、英廉、蔣賜棨、劉純煒等逐一確覈，凡方隅不符，記載失實，及承襲謬舛，遺漏未登者，悉行分類臚載，並載入《四庫全書》，以垂久遠。

### 吳為相修桂陽州志

吳為相，桂陽州人，少有穎才，性簡略。順治庚子舉於鄉，不樂仕進。會試不第，歸隱。州牧董之輔甚重之，屬修州志，諸纂次盡付之。時諸生集者百數，議論盡出為相下。已而諸生皆散去，為相一人屬稿，日數□紙，五月書成，人咸歎為莫及。

### 白下志

有以《白下志》就正於袁子才者，袁置案頭，塵壙積矣。作者索之數四，即完璧歸之。其人即梓以問世，而頗怪袁之惜墨如金也。袁曰：「此志命名，已不足寓日矣。」或問其故，袁曰：「白下者，江寧之別名也。《白下志》為江寧府志乎，抑江寧縣志、上元縣志乎？抑志白下山水乎，抑志白下人物乎？作文必先有題，既無題，安有文，是不必觀也。」其人聞之，匿其板不復問世。

### 徐星伯著新疆賦、新疆識略

大興徐星伯繼朱竹君學士筠、文正公珪、翁覃谿閣學方綱而起，招徠後進，天性敦摯似竹君，胸次寬博較覃谿為勝，四方宿學之士客京師者，以是皆歸之。官湖南學政，為武陵趙文恪公慎劾致罷，戍伊犁，且籍其家。其得罪之原因，蓋隨棚廚夫賣茶點與諸生斂錢，事涉徐之封翁，趙撫以入奏。然不經此，星伯之《新疆賦》及《新疆識略》不成。天山南北路冰涯雪窖，皆天界之以著書材也。賜環後，仍官中書，門下往來者有烏程沈垚、平定張穆、泰興陳潮、甘泉楊亮、陽湖董祐誠，皆談地學之友也。

### 林利著太平天國外紀

《太平天國外紀》著者名林利，為英國海軍官員，仕於粵寇偽忠王李秀成部下，曾為之組織忠義軍，以對抗戈登之長勝軍。

### 李秀成著天國鑑略實錄

粵寇李秀成死後，其子徵祥尚幼，錢塘某富室收養之。當出險時，一切金玉寶物俱不取，惟懷秀成手著《天國鑑略實錄》一冊

而出。

#### 董韞卿著述等身

甘泉董韞卿司農恂，自幼至老，手不釋卷，汗牛充棟，著述等身，輿地一科，尤為精闢。所著有《江北運程記》、《楚漕江程記》，為生平心力所注，尤稔國計。

#### 徐延旭輯越南紀略

徐延旭之撫廣西也，擢自湖北襄陽荆道，不二年，遷擢之速，震耀一時。蓋徐嘗輯《越南紀略》一書，張文襄公於奏保人才時，並以進呈，朝廷獎之。然其書體例雜糅，於越南地勢、民風、政教、禁令，率皆摭拾大略，於今昔沿革損益利害，均未之攷。惟中、越邊界各隘，歷粵抵滇，計有千八百里，詳載無遺，尚足備覽，然《廣西通志》固有之矣。徐自言守太平時，款結貢使，出關抵一人家，因雨留數日，得鈔冊，紀載越事，攜歸，併采案牘，彙為是書，不意緣此致福也。

#### 周燕生諳朝鮮掌故

海門周燕生家祿隨吳武壯公長慶駐師朝鮮。燕生居朝鮮久，熟諳朝鮮掌故，著《朝鮮世表》、《朝鮮載記》、《朝鮮樂府》三種，皆精覈。

#### 曾文正輯五百家姓

《百家姓》一書，為宋初人著，故首趙姓，尊其時之皇系也。然有韻無文，識者病之。國初費九煙重編之，成文矣而不傳。湘鄉曾文正公乃又作《五百家姓》，凡單姓、雙姓共五百家，而字則二千餘，蓋每句首冠以姓，其下即引一先賢事實以註之。

#### 徐錫輯熙朝新語

《熙朝新語》殘本，題曰古歎余金德水輯。及攷《周莊鎮志》，云前輩傳聞，謂是鎮人徐錫所作，藏名為余金者，以當日法網甚嚴，故不敢直書其名也。書凡□六卷。嘉慶戊寅，翁子敬付之梓而序之，以為得之武昌市肆中，且稱其多採前人著述，無一臆撰訛傳之語，又旁蒐軼事，發潛闡幽，凡登臨耳目所經，巷議街談所及，自國初至嘉慶二百年中，有關於政事、文章、人心、風俗者，靡不具載。

#### 湯海秋著浮邱子

道光朝，士無不知湖南有湯海秋者。海秋二□成進士，三□補御史，意氣踔厲，勇言事。未踰月，三上章，最後以言宗室尚書叱辱滿司官事，在已奉旨處分後，罷御史回原官戶部。時英人擾海疆，求通市，海秋憤不得言事，猶條上尚書轉奏，策夷務善後三□事。嗣西人求改關市約，有其摺中不可許者數條，人以是服其精。浮湛部曹不得志，退而著《浮邱子》一書，大抵言軍國利病、吏治要最、人事情偽、開設形勢、尋攝要眇，凡九□篇，四□餘萬言。每遇人，輒曰：「能過我一讀《浮邱子》乎？」卒年僅四□餘。海秋，名鵬，湖南益陽人。

#### 葉調笙著吹網錄

葉調笙著《吹網錄》成，或謂之曰：「子既以儒家著書，而以釋家之語名之，毋乃見譏於識者歟？」調笙曰：「是誠然。然宋儒講學之書，已襲取唐時釋子語錄之名，下此則小說家有宋人《鐵圍山叢談》，近世如紀文達之《如是我聞》，彭甘亭之《懺摩錄》，亦皆以釋家語命名，拙著亦竊援其例耳。」調笙，名廷瑄，咸豐時之蘇州人。

#### 求闕齋日記

湘鄉曾氏藏有《求闕齋日記》真蹟，裝以冊頁，得數□巨冊，皆文正所手書。宣統紀元。攜至上海，將赴石印。中頗有譏刺朝政、抑揚人物處，或見之喜曰：「此信史也。」意欲摘錄，以卷帙浩繁而罷。及印本出，重覽一過，則譏刺朝政、抑揚人物之處皆刪除淨盡矣。

#### 小說之盛行

好小說家言者，首推紀文達公詢詼諧善談，今所傳《灤陽消夏錄》、《續錄桐陰雜記》、《如是我聞》、《姑妄聽之》是也。袁枚嘗作《子不語》，然不及其雅飭。蒲松齡之《聊齋志異》，尤為卓絕，其敘事簡古，人比之司馬遷《史記》。餘如金人瑞之《西域風俗記》，湯傳楹之《閒餘筆話》，余懷之《板橋雜記》，吳翊鳳之《秋燈叢錄》，均能巧言切狀，如印之印泥，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。至章回小記，自蓬海以滿字譯譯《三國演義》以教旗人，而忠毅公額勒登保直視同古兵法，破川楚教匪，為一朝名將，此亦可見小說之有神實用矣。若呂撫之《二□四史通俗衍義》，蔡昇之《東周列國志》，胡為而之《東漢演義》，褚人獲之改正《隋唐演義》，雖較之《三國演義》文質殊體，雅俗異態，而貞百慮於一致，驅萬途於同歸，亦能使紛煩眾理，無倒置之乖，殺雜群言，無芥絲之亂，譬如葑菲，節取焉可也。言情之作，則莫如曹寅之《紅樓夢》，譏世之書，則莫如吳敬梓之《儒林外史》。曹以婉轉纏綿勝，思理為妙，神與物遊，有將軍欲以巧勝人，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；吳以精刻廉悍勝，窮形盡相，惟妙惟肖，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，所謂各造其極也。至善評小說者，則推金人瑞，筆端有刺，舌底瀾翻，亦爽快，亦敏妙，鍾惺、李卓吾之徒望塵莫及矣。文章遊戲，繆艮所作，近代則之，厥風大暢，東方諷諫，淳于滑稽，其於世道人心蓋亦有功不少矣。

#### 水滸傳、西廂記

吳縣金聖歎，名人瑞，原為張采，字若采，文倜儻不群。少補長洲博士弟子員，後以歲試文怪誕黜革。及科試，頂金人瑞名就試，即拔第一，補郡庠生。聖歎於施耐庵《水滸傳》、王實甫《西廂記》皆有批本。順治丁亥戊子之交，方從事杜詩，詳加評點，未卒業而被難，士林惜之。

#### 聊齋志異

淄川蒲松齡，字留仙，號柳泉，康熙辛卯歲貢，以文章風節著一時。弱冠應童子試，受知於學使施愚山侍講閩章，文名籍甚。顧以不得志於有司，乃決然舍去，一肆力於古文辭，悲憤感慨，自成一言。

留仙研精訓典，究心古學，老宿名流時加刮目，因亦私心自喜，不敢妄自菲薄。又因目擊國初亂離時事，官玩民偷，風漓俗靡，思欲假借鬼狐，纂成一書，以抒孤憤而諷諭者，則詞章、經濟、志節皆與之俱傳矣。每當授徒鄉間，長晝多暇，獨舒蒲席於大樹下，左茗右煙，手握葵扇，偃蹇終日。遇行客漁樵，必遮邀煙茗，談虐問作，雖第鄙褻之語，市井荒儉之言，亦傾聽無倦容。人以其易親，故樂近之。初嘗效東坡強人妄言，其後不必用強，甚為構空造作奇聞以來取悅者矣。晚歸篝燈，組織所聞，或合數人之話為一事，或合數事之曲折為一傳，但冀首尾完具，以悅觀聽。其文非一朝所猝辦，其事亦非一日所網羅，歷二□年，稿三數易，始得此高不盈寸之著作。其行文驅遣成語，運用典籍，全化襲襲痕跡，殊得唐人小說三昧。留仙之孫立德序《聊齋》云□六卷，與今之傳本合。或云尚有餘卷，當日其家以所傳多明亡逸事，懼觸文網，為刪之矣。

或曰，《聊齋志異》初成，就正於王文簡，文簡欲市其稿，留仙不與，因加評隲隙而還之，並書後一絕云：「姑妄言之姑聽之，豆棚瓜架雨如絲。料應厭作人間語，愛聽秋墳鬼唱時。」

《聊齋志異》之不為《四庫全書》說部所收者，蓋以《羅刹海市》一則，含有譏諷滿人、非刺時政之意，如云女子效男兒裝，乃言旗俗，遂與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，同遭擯斥也。

#### 客舍偶聞

淮南彭孫詒《客舍偶聞》一帙，順德李芍農侍郎文田注之，所記康熙初年滿人互相擠軋之狀，歷歷如繪。其自敘曰：「客長安，見貴遊接席，必屏人趣膝良久，人不聞，須臾廣坐寒暄而已。徵以道上所聞，唯唯謝弗知。廷有大事，卿寺臺省集禁門，其中自有主者，群公畫尺一而退，咸諾諾。議更實大吏，冢宰不得聞，有所調發，司馬不知，群公優遊無事，日置酒從容。諸小臣相聚博奕，連晨夕，或達旦，失朝會，始以病告，當事亦不問，以是聞見甚希。然時時遊於酒人豪士間，抵掌談世事，無所諱，突梯者

又姑妄言之，足以新人聽。雖多耳食，徵其實，亦得五六，更益以所見，隨筆記之。」

### 野叟曝言

《野叟曝言》為康熙時江陰繆某所撰。繆有才學，頗自負，而終身不得志，晚乃為此書以抒憤。書成，適聖祖南巡，繆乃繕寫一部，裝潢精美，外加以袱，將於迎鑾時進呈，冀博宸賞。其女亦通文墨，且明慧曉世事，知此書進呈，必釀禍。又度其父性堅執，不可勸止，乃與父之徒某議，乘夜用白紙裝釘一部，其精美與原書無殊，即置袱中而匿原書於他處。次日，繆將迎駕，姑啟袱出書，重加什襲，則見書猶是，而已無一字矣。繆大哭，以為是殆為造物所忌，故一夕之間書遽羽化也。女乃徐勸之曰：「既為造物所忌，似不進呈亦佳，免召殺身之禍。」繆無如何，始罷進呈之意，由是鬱鬱而死。死後，女乃將其書重加潤飾，凡穢褻之語，刪除略盡，始付刊，即世間流傳之本也。繆湛深理學，又長於兵、詩、醫、算，乃以素臣自居，而以理學歸之母氏，以兵、詩、醫、算分之四妾，舉所心得，宣洩無遺。書凡一百五十四回，其中講道學，闢邪說，敘俠義，紀武力，描春態，縱諧謔，述神怪，無一不臻絕頂。昔人評高則誠之《琵琶記》，謂用力太猛，是書亦然。書託言明弘治年事，按之正史，事實間有相合，而時代不能兩符也。

### 紀文達調古今著述大備

紀文達為人作序、記、碑、表之屬，隨即棄擲，未嘗存稿。或以為言，紀曰：「吾自校理祕書，縱觀古今著述，知作者固已大備，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，要不出古人之範圍，其自謂過之者，皆不自量之甚者也。」

### 閱微草堂筆記

紀文達學究天人，胸羅萬象，所謂無書不窺，無技不絕。加以天性曠達，不靳靳然賴雕蟲小技見稱後世，其精義微言，皆隱見於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五種。

### 灤陽續錄誤收金人詩為近人詩

葉調笙所著《吹網錄》云：紀文達公詢《灤陽續錄》，載其座師介野園宗伯乾隆丁丑年所作恩榮宴詩曰：「鸚鵡新班宴御園，摧頹老鶴也乘軒。龍津橋上黃金榜，四見門生作狀元。」文達自言「鸚鵡新班」不知出典，當時擬以詢野園，而因循忘之。郭頻伽《靈芬館詩話》則謂元遺山《探花詞》五首，中有句云「殿前鸚鵡喚新班」，野園殆即本於是歟？然去一「喚」字，於理未協。【此以喚字屬鸚鵡，故謂去之未協。】余嘗閱《中州集》第八卷，則見此詩乃知為金吏部尚書張大節所作，題為《同新進士呂子成輩宴集狀元樓》。所異者，「御園」為「杏園」，「摧頹」為「不妨」，「四見」為「三見」，「作狀元」為「是狀元」耳。野園殆見此詩事頗類己，偶書之而略改數字，見者遂誤謂以為野園所作也。至「鸚鵡新班」，當是金源故事，尚須博考。頻伽亦以此詩為野園作，故謂遺山句是其所本。若就金人而言，據《中州集》小傳，張大節於明昌初已請老，計在遺山之前數十年，應是遺山詩本之張句，「喚」字之可去與否，亦難以臆定也。

### 著書自述身世

小說家多好以自身所經過之歷史為著述之資料，如《儒林外史》中之杜少卿，即著者吳敬梓徵君之自寓也。《兒女英雄傳》著者文鐵仙，曾簡駐藏大臣，以事不果往，故書中安龍媒將有烏里雅蘇臺之役而卒不成行，殆亦以泚筆之時感觸身世，因而自為描寫耳。

### 儒林外史

《儒林外史》五卷，窮極文士情態，全椒吳敬梓所著也。吳，字敏軒，一字文木，乾隆時人，嘗以博學宏詞薦，不赴。襲祖業甚富，而素不習治生，性復豪，遇貧即施，與文士往還，飲酒歌呼，窮日夜不休，未數年，產盡。醉中輒誦樊川「人生直合揚州死」之句，後竟如所言。

是書將雍、乾時代之怪現狀，描寫盡致。蓋此時代之名士，最高者亦至於詩辭文字、箋注考訂而止。汪容甫於當時最負盛名，而《儒林外史》中之匡超人，或謂即指容甫。世傳其有出妻之事，與小說所載微異，然即此，亦足見人言嘖嘖之有自來矣。容甫初娶孫氏，工吟詠，嘗有句云：「人意好如秋後葉，回相見一回疏。」最為容甫所不憚。一日晨出，忽潛回房，時孫方梳頭，容甫出不意，自其後抱之。孫駭問曰：「是何人，敢爾相戲？」容甫遽怒曰：「豈尚有他人敢如此乎？」即以此為罪，出之，自是遂為時論所薄。後擬劉孝標《自序》，乃有「蹠躩東西，終成溝水」之語。文士出妻，固亦常事，如容甫者，則太不近人情矣。

### 紅樓夢

《紅樓夢》一書，所載皆納蘭太傅明珠家之瑣事。妙玉，姜宸英也。寶釵為某太史。太史嘗遣其妻侍太傅，冬日輒取朝珠置胸際，恐冰項也。或謂紅樓夢為全書標目，寄託遙深。容若詞云：「此夜紅樓，天上人間一樣愁。」賈探春為高士奇，與妙玉之為宸英同一命義。容若，名成德，後改性德，太傅子也。

或曰，是書所指，皆雍、乾以前事，寧國、榮國者，即赫赫有名之六王、七王第也。二王於開國有大功，賜第宏敞，本相聯屬。金陵二釵，悉二王南下用兵時所得吳越佳麗，列之寵姬者也。作是書者，乃江南一士子，為二王上賓，才氣縱橫，不可一世。二王倚之如左右手，時出其愛姬使執經問難，從學文字，以才投才，如磁引石，久之遂不能自持也。事機不密，終為二王偵悉，遂斥士子，不予深究。士子落拓京師，窮無聊賴，乃成是書以志感。京師後城之西北，有大觀園舊址，樹石池水猶隱約可辨也。

或曰，是書實國初文人抱民族之痛，無可發洩，遂以極哀豔極繁華之筆為之，欲導滿人奢侈而覆其國祚者。其說誠非無稽，試讀第一回之詩曰「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。都云作者癡，誰解其中意」，其言何等凄楚痛絕，則知其中有絕大原因，非遊戲筆墨之自道身世者可比也。

或曰，《紅樓夢》可謂之政治小說，於其敘元妃歸省也，則曰「當初既把我送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」，於其敘元妃之疾也，則曰「反不如尋常貧賤人家，娘兒兄妹們常在一塊兒」，絕不及皇家一語，而隱然有一專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，使人讀之而自喻，此其關係於政治上者也。

京師有陳某者，設書肆於琉璃廠。光緒庚子，避難他徙，比歸，則家產蕩然，懊喪欲死。一日，訪友於鄉，友言：「亂離之中，不知何人遺書籍兩箱於吾室，君固業此，趣視之，或可貨耳。」陳檢視其書，乃精楷鈔本《紅樓夢》全部，每頁三行，三十字，鈔之者各註姓名於中縫，則陸潤庠等數人也，乃知為禁中物。急攜之歸，而不敢示人。閱半載，由同業某介紹，售於某國公使館祕書某，陳遂獲巨資，不復憂衣食矣。其書每頁之上，均有細字朱批，知出於孝欽后之手，蓋孝欽最喜閱《紅樓夢》也。

### 不寐錄

武進東南境太湖中，有山曰馬跡，古夫椒也，山水清幽，素為名儒碩彥之淵藪。乾隆時，有孝廉許亦魯字省輿者，例得截取知縣，而雅不願，翩然歸隱，歷主各書院講席，崇實黜華，力矯時弊，以造就真才。所著《領雲全集》，詩古文六卷，已風行海內。又有《不寐錄》小說二卷，記載社會之現象，上自宮禁，下至閭閻，形形色色，無奇不有，而於明季軼事，搜錄尤詳，因犯禁忌，故藏之名山，迄未付梓。後某於許姓書篋中得稿本，幾為鼠蝕蟲傷，乃遂鋟版公之於世。

### 品花寶鑑

《品花寶鑑》出於道光中葉，著者挾貴人書，以稿本謁江浙大吏，所至獲金無算。其書中人，有見之者，華公子為崇華巖，父名玉某，兩任戶部銀庫郎中，積資百餘萬，有園林在京師平則門外。公子死，貧無以殮。或曰，華為成親王。徐子雲者為錫某，有六枝指，園在南下窪，名怡園。田春航為畢秋帆，侯石翁為袁子才，史南湘為蔣苕生，屈道翁為張船山，孫亮功為穆揚阿，即慈安后之父，嗣徽、嗣元即其二子四山、五山也。魏聘才為常州朱宣初，即江浙時文八名家中朱雪暉之父也。蕭靜宜為江慎修，梅學士

為鐵保，奚□一為孫爾準之子，爾準時官粵督。潘其觀為京師內城內興隆鞞肆主人蘇姓也。高品為陳森書，即著書之人也。伶人袁寶珠則仍其姓名，雲南甘太史為之自盡者也。蘇蕙蘭為李桂官，其餘諸伶亦皆原姓名。宏濟寺即興勝寺。金粟即桂竹蓀，曾權常州守，遭吏議。餘如王恂、顏仲清，亦皆隱指當時之名人也。

### 花月痕

《花月痕》書中姓名，皆實有人在，韓荷生乃左宗棠，李謨如乃郭松林，梅小岑乃李鴻章，包起乃鮑超，劉梧仙乃李元度。元度字次青，一生伊鬱，百感蒼茫，其境遇實大同而小異。

### 李伯元著小說

武進李寶嘉，字伯元，自號南亭亭長，創《游戲報》，為我國報界闢一別裁，踵起而效顰者無慮□數家，均望塵不及也。繼又別為一格，創《繁華報》。光緒辛丑，朝廷開特科，徵經濟之士，曾慕陶侍郎廣漢以李薦。會臺諫中有忌之者，遂列彈章。李笑曰：「是真能知我者矣。」自是肆力於小說，而以諷諫當路、啟人智慧為宗旨，撰為《庚子國變彈詞》、《官場現形記》、《中國現在記》及《文明小史》、《活地獄》等書。每一稿脫，輒紙貴洛陽，坊賈且以他人所撰小說假其名以出版，則其見重於社會可知矣。光緒丙□三月卒，時年僅四□也。

### 孽海花

近人所著小說，以東亞病夫《孽海花》為最著。全書以名妓賽金花為主。金花初名彩雲，不僅為近世名妓，其一生歷史，即求之於古籍中，以一勾蘭女關係國家存亡，除陳圓圓外，殆不多見也。是書網羅同、光以來三□年之遺聞軼事，可為近世之歷史小說。其間描寫名士氣習，如禹鼎鑄奸，如溫犀照渚，尤為淋漓盡致。出版以後，重印至六七次，已達二萬部左右，在我國新小說中，可謂銷行最多者矣。其中人物，皆影射同、光時人姓名，如金雯青即洪文卿，龔和甫即翁同龢，潘八瀛即潘伯寅，黎石農即李芍農，李純克治民即李莚客慈銘，莊小燕即張樵野，莊崑樵佑培即張佩綸幼樵，陸華如仁祥即陸鳳石潤庠，錢塘脚端敏即汪柳門鳴鑾，何珏齋太真即吳清卿大澂，唐常肅即康長素，王子度恭即黃公度，過嶺延即顧輯庭，呂辛芳即李經芳，匡次芳即汪芝房，謝山芝即謝綏之，許鏡澈即許景澄，雲仁甫即容純甫，貝效亭即費幼亭，李台霞即李丹崖，潘勝芝曾奇即潘曾琦，徐忠華即徐仲虎，莊壽香芝棟即張香濤之洞，馬美叔即馬眉叔，呂順齋即黎蕊齋，薛淑雲即薛叔耘，李任叔即李王叔，米筱亭即費紀懷，姜劍雲即江建霞，王憶菽仙妃即王益吾先謙，祝寶廷溥即寶竹坡，黃叔蘭禮方即黃淑蘭體芳，黃仲濤即黃仲弢，袁尚秋即袁爽秋，繆寄坪即廖季平，連沅荇仙即聯元，成伯怡即盛伯義，段扈橋即端午橋，聞韻高即文芸閣，荀子佩即沈子培，汪蓮孫即王廉生，馮景亭即馮桂芳也。其後半部為他人所續，則毫無精采矣。

### 靈魂學

康熙朝，掌欽天監事西人南懷仁上所著《靈魂學》一書，其言以靈魂為性，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，而在頭腦之內，聖祖閱之大怒，斥其語為不經，尤刺謬，立命焚之。

### 三字經補

《三字經》一書，所包甚廣，其中各科學無不完備，惟歷史所敘國初諸語為曲筆。或倣近行歷史教科書改訂補緝之例，為作《三字經補》，此段文字直接原文「至李闖，神器焚」之下，而原文清太祖四句則刪之。

### 日報、月報、旬報、星期報之始

報章，通稱為新聞紙，或排日出版，所以報告社會及政治上之事項者。趙升《朝野類要》：「朝報每日門下後省編定，請給事判報，方行下都進奏院，報行天下。其有所謂內探、省探、衙探之類，皆衷私小報，率有漏洩之禁，故隱而號之曰新聞。」則宋時已有此稱也。

日報所載事項，由各地訪事員日記其所見聞而報之，常者報以書，要者報以電，得之外國者，則展轉而譯述之。於是中外要事無不歸類排比，詳細分列，可一目了然矣。報紙所載事項極多，一時不能得其要旨，故有主筆著為社論，以明大勢之所趨，或於一事一人著有時評，俾利害分明，閱者無待於稽考。不出一室而能周知世界者，實以此也。月報、旬報、星期報體例亦略同。

京師報房、宮門抄、諭摺彙存，謂之京報，軍機密件仍多缺略。林文忠公則徐撫粵時，會同江督飭江海關道譯英國藍皮書，送之總署及通商大臣、各督撫，藉以略通洋情，然人民多不得見，曰《西國近事彙編》，月出一冊。此我國報章之最古者，是為月報之始。

《申報》創行於同治時，是為日報之始。蓋英人美查、耶松二人相友善，來華貿易，美查創辦《申報》，延山陰何桂笙、上海黃夢暉主筆政，特所載瑣瑣，每逢鄉試年，必載解元藝，與外報之能開通智識、昌明學術者，相去霄壤。時天南邈望王紫荃布衣韜頗有時名，間撰時務論說，弁之報首，銷數遂以漸推廣，獲利亦不貲。耶松設一船廠，開創之始，連年折閱。美查遂以《申報》所獲，補助耶松船廠，得以維持永久，而申報館因之大受影響矣。光緒中葉改組，添招商股，由吳縣席裕福經理之。旋由江海關道蔡乃煌出資收買，後又展轉售與滬人。是報為吾國首創者，至於今，滬市賣報人於所賣各報，必大聲呼曰「賣申報」，是「申報」二字，在滬已成為新聞紙之普通名詞。繼《申報》而起者，在南洋叻埠曰《叻報》，在上海曰《字林滬報》。癸巳冬，電報滬局總辦上虞經蓮珊太守元善，糾股設一報館，曰《新聞報》，往往用二等官電傳遞緊要新聞，消息較靈捷。甲午之役，痛詆當局失計，直言不諱，一時洛陽紙貴，海內風行。滬商以其銷數之多，廣告雲集，至今商家廣告仍以《新聞報》為最也。

若夫預聞政事之報，當以《時務日報》為首。是報為光緒戊戌汪康年、梁啟超所經營者，旋改為《中外日報》，始終有官費補助，所謂半官報者是也。

《中外日報》紀載中外大事，評論時事得失，凡政治、學術、風俗、人心之應匡正、應輔翼者，無不據理直陳，頗為士大夫所重視。是年，居上海之法人有強奪四明公所之案，甬人起而抗拒，始則指導之，繼則節制之，一於報紙發表其意見。以是甬人雖全體一致與法人相抗，而始終無暴動之事，法人亦曲意讓步焉。庚子拳亂之役，中外騷然，康年著論力斥拳匪之醜患，政府之誤國，然仍推本於人民信拳之心理，排外之緣由，以見其咎不盡在吾國。西人轉相譯述，復證以聞見，於是公論始稍出。辛丑議和之時，俄人不允將在東三省之兵撤退，中外皆知其不利於吾國，然無肯起而爭者。康年乃糾集同志，開會演說，力陳俄人之無理，東三省之俄兵不可不撤，外人永久駐兵之不可開其端，激昂慷慨，聞者動容。既已騰電中外，苦口相爭，復於報紙中暢陳其義。西報轉載之，深歎吾國之尚有人也。戊申，《中外日報》以論江蘇政局之腐敗，大觸江督端忠敏公方之忌，而江海關道蔡乃煌復迎合端意，沒收之。

至於反對政府鼓吹革命者，前惟《蘇報》，後惟《民呼》、《民吁》二報矣。宣統辛亥秋，則各報一律排滿，而《民立報》聲價尤高，販賣居奇，較原價昂至□倍。

戊戌。《廣仁報》創於桂林，七日一冊，名雖不著，然溯星期報之始，實首屈一指焉。

光緒丙申，康年設《時務報》於上海，是為旬報之始。其意以為甲午中日之戰大敗於日本，非變法不足以圖存，非將教育、政治一切大經大法改弦更張，不足以言變法，乃糾集資本，設報館於上海。時啟超方居京師，因招之至，令主編輯事，而以籌款事自任，間亦時有所撰述也。某月，康年著《中國自強策三篇》，冠之報端，力言我國宜復民權，重公理，宜尚創作而賤安閒，尚改變而賤守常，以能開利源為能，以能創新學為優，民性必求其宣達，士氣必求其振奮，昔之不使民與國事者，今必與之共治，昔之使民安於愚弱者，今必使之極其明強，是為宗旨所在。其辦法則以立議院舉議員為首。彼時變法之說雖漸興，然不敢昌言民權，康年大聲疾呼不稍諱，朋輩動色相戒，或貽書箴之，不顧也。後復為《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論》，以解內外之惑。其言曰：「民無權，則不知國為民所共有，而與上相睽。民有權，則民知以國為事，而與上相親。蓋人所以相親者，事相謀，情相接，志相通也。若夫

君隆然若天人，民藹然如草芥，民以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，我輩但為君之奴僕而已，平日政事舉措，漠不相聞，一旦變故起，相率委而去之，但知咎君之不能保護己，而不知纖毫盡心力於君。惟與民共治之國，民之與君，聲氣相接，親愛之心，油然而生。故西國之民，見君則免冠為禮，每飲酒，必為君祝福，國有大事，則群起而謀其故。蓋必與民共樂，民然後樂其樂，與民共憂，民然後憂其憂，必然之理也。」

#### 清議報

光緒戊戌之變，康有為、梁啟超既出走，乃設《清議報》於日本之橫濱，詆毀孝欽后黨不遺餘力。是時唐才常亦設《亞東時報》於上海，以翼《清議》。庚子，唐死，梁之同志復辦《新民叢報》，以言論自效。當是時，京朝士夫及草野志士咸思變法圖強，喜得《新民叢報》之為指導也，故其銷數乃達□萬以上。蓋我國自有報紙以來，未有若斯之盛者也。

#### 出洋留學生刊行雜誌

光緒戊戌以後，內地革命思潮既已流轉各地，而東瀛留學界更為狂熱，乃各集鄉人刊行雜誌。於是湖北有《湖北學生界》，浙江有《浙江潮》，湖南有《湖南》以及《游學譯編》《民報》之類，殆皆以鼓吹革命為宗旨。政府知勢之難遏也，思以利祿羈縻之，乃廷試留日畢業學生曹汝霖、金邦平等□餘人，分別賞以翰林、進士出身，而留學界革命之熱潮乃愈熾矣。

#### 芻言報

宣統庚戌□月，汪康年設立《芻言報》於京師，不以登載時事為職志，而以匡救政府、警醒社會、糾正輿論為主要。月出六紙，編輯、核對、發行皆一人任之。時患膈疾已久，或勸其不必為是以自苦，輒笑謝之曰：「吾即以是為療疾之藥耳。」辛亥，以病卒於京，時年五□一也。